

外婆

一位飞蛾扑火般献身光明的女性
一条六十年前的淮河秘密交通线
一部热血冷泪与黄金白银的真实传奇

桃子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外送

王鼎昌

王鼎昌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婆/桃子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153-4980-0

I.①外… II.①桃… III.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3205号

责任编辑:侯群雄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401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00×1000 1/16 印张 17 插页 1 234千字

2017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代前言：妈妈写给女儿的信

桃子：

因为时代的进步，电话变得那么方便，妈妈已经很多年没提笔写信了。在你这本小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却还是想一笔一画地把心里话写下来……

过去，我反对你把家庭的往事公布于众，因为历史就像个谜团，很多细节难以论证了。没有想到的是你这个从小做事就缺乏“长性”的孩子，竟默默地寻找了十年，写了十年……不得不承认：是你的执着感动了妈妈。

很多连我本人都不知道的史实，从行程几万里的路途和许许多多知情人的记忆中，被你重新挖掘出来。这其中的艰苦和汗水，妈妈是能够感同身受的。毕竟，六七十年过去了……

从二十世纪之初开始，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大动荡、大变革。包括你外婆和外公在内的无数中国人，都面临过生死的抉择和考验。是你对我说，他们个人的经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无论是可歌可泣的还是可恶可笑的，共同构成的一个大时代“立体的记录”。

你说得对——留下岁月忠实的证言，是作家的良心。你这部书稿的内容，在妈妈的记忆范围内，应是符合事实真相的。

因为某些我和你爸爸也无法左右的原因，你从一九八八年出国留学至今，没有再回乡定居。多年漂泊在外的日子，当然不是空白的。我们

母女之间的分歧，我想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是关于“叛徒”问题。你想引用西方的法典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作为一支立志推翻旧社会，反抗外敌侵略和封建压迫的革命队伍，她的成员在严峻的斗争中，却不能不提倡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除非这支队伍妄想只靠喊喊口号、写写文章就改变世界。

认真地想一想，你外婆所面对的那个时代，军阀可以危害平民，官僚能够知法犯法，加之一座座大宅门里丑陋腐朽的封建习俗……太多的人间不公、太深重的社会黑暗，让很多富足家庭出身的青年都无法置身事外了。

不是革命选择了他们，而是他们选择了革命。

而这条中国的解放之路，必然是要面对着绝不甘心进行和平变革的顽固势力。人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都可以大动干戈，那么共产党人也只能选择刀枪相见了。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对抗前提下，发生叛变不可避免，危害性更是不言而喻。尤其是那些为了一己的高官厚禄，继而掉转枪口对昔日战友大开杀戒的顾顺章、王介佛之流，难道还能用区区所谓的抽象的“人权”二字，来为他们减刑吗？

你也承认，世间毕竟有一种无价可估的东西，叫“精神”。你的外婆自觉选择了视死如归的结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光辉诗句，她是千百万当之无愧者之一。

二是关于信仰问题。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无数种“尝试”中代价巨大的一场实践。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记住，我说的是“真正的”，他们就像你外婆一样，善良正直、坚强勇敢，追求光明与平等，希望天下的受苦人得到新生。他们的奋斗和付出，不仅仅只为个人的幸福……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也许在某段时期会越来越孤独，可我相信总有一天，后世会给这场伟大的实践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

毕竟妈妈感到欣慰的是，你说：外婆和她的姐妹们还有爸爸妈妈，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是不应被忘却的人。他们是“拥有大爱精神贵族”，是每个民族在寻求进步的苦难征途中，“不可或缺的无私

无畏的勇士与圣徒”。你能这样来评价外婆和父母这一代人，足矣。

妈妈从来也没有糊涂，今天，我们的党和国家面临着另外一种形式的考验：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就像涨水一样，让人性中贪欲的船越浮越高，其中不乏党员、干部……当年，你外婆和爸爸过手的黄金白银，连他们自己都没记过账。现在说起这样的事，连你的兄弟姐妹中都有人觉得不可思议。

你的文章中，描述过在外婆的遗骸迁葬仪式上，贺龙元帅的长女贺捷生将军祭送的鲜花花篮上，飘动着两条小小的挽联，摘自河南古代岳飞庙的一副楹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第一功名不爱钱”。

不错，那是一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同意你发表这部家庭档案的目的正是期待，我们每个人能够去了解、对比、思索。

某些披着人皮的大小“老虎”，贪得无厌到了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程度——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实。而一部纪实故事的作用，渺小得就像把一颗小石子抛进深潭。我们只能去努力，就像精卫填海那样，也许有无数颗这样的小石子，总有一天会化深潭为花坛，还祖国人民一个值得信赖的政治形象。

一九九二年的一天，你曾从国外打电话告诉过我，有位日本老婆婆给你祈福时，让你在梦境中看到一个神秘的黑衣女人，浑身湿漉漉地站在身边……妈妈作为共产党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我之所以没有否定你的幻觉，是我也在心里渴望着母亲的在天之灵，会关注着我的孩子们。果然，十几年后正是你这个外孙女，对梦境中“黑衣女人”的真相，进行了彻底的追寻。

事实却是，你的外婆——那个生前总爱穿着一身黑色的女教师，那个被中统特务残忍地抛进淮河的革命者，完全是因为当地的党员和百姓对她的不离不弃、念念不忘，才有了无比光荣的回归，才有了你当下这部作品中的一行一字……

我在此要说，没有任何冥冥中神灵的庇护，只有你自己握着笔迈开腿，去寻找证据、听取证言。要记住那些在你寻找外婆的旅途中，无私

帮助过、爱护过和启发过你的人们：从百岁岳妈妈到王家三代守墓人，从新四军研究会的老同志到年轻的史官们……是他们与你一起完成了这部家庭档案的调研和写作。

就像小鱼离不开水一样，我的女儿这磕磕绊绊的十年寻觅之路，正是因为每个记得周志机（胡之光）的前辈和友人，才坚持走到了今天。我也很感激对你予以肯定并付出心血的萧立军、来新时和崔卓力，还有不幸辞世的刘茵等各位老师。多亏了他们的一路扶持啊——

女儿，你的经历，面对的世界与外婆和妈妈不同，一度让我的内心感受非常复杂。但我相信你能够理性、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前辈。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周志机和她的姐妹们走过的路，有着“非那样走下去不可”的原因。中国的革命女性们，从秋瑾到赵一曼……她们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殉教者”，更不是烧香拜佛只为自家脱贫致富的虔诚香客。

她们是胸怀着大慈悲而出生入死的女兵——无视香车宝马、富贵荣华，不惜饱尝苦难、遍体鳞伤，为的是人间有光明、平等和自由，为的是民族有尊严、进步和道义。尽管也许如你所说，“她们的时代”已经远去了，而她们的精神永存——妈妈希望我们母女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但愿这本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内心的一点反响；能够通过我们的家史，了解二十世纪的几分真实；也希望有人能够对桃子笔下的欠缺与错误加以指正。

家里小院围墙下的三角梅正在盛开，红得就像火焰一样。让我想起烈士墓前的鲜花，想起你的外婆，她生前也特别爱花，是个温暖人心的母亲和女教师。妈妈同意你的想法，那个花红叶绿的小烈士陵园，承载着信仰，也应该成为周围乡民感受和平幸福的家园。很久很久以后，人们也许还是会淡忘那些历史的细节，但你的外婆一定会因为身边跳跃着孩子们披着阳光的身影，感到快乐的。

今天，连你都已经不再年轻了，更何况妈妈呢？我从小身体不好，

战争年代又留下了浑身的伤病。从没有想到自己年满八旬的那年，竟能够跪在母亲的烈士墓前，能够在年近九旬的日子里，看到这本小书的出版。

女儿，你辛苦了。最后，妈妈也谢谢你！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写于广州白云山下干休所家中

目 录

一 来自陌生人的电话	001
二 梦中的黑衣女人，她是谁？	005
三 周大小姐和周二小姐的脚	011
四 寻找出走少女的母校	018
五 我是新四军特工的女儿	022
六 暴动暴动，那血色的青春	032
七 这片土地是诚实的吗？	038
八 爸爸妈妈和外婆的河	048
九 千里有缘的潘集和王圩子	054
十 活在学子心中的周先生	066
十一 她，等了我整整六十年	071
十二 淮河边“不死鸟”的神话	080
十三 秋雨迷蒙的望乡路	090
十四 大时代的儿女们	103
十五 一个背叛者的秘密	117
十六 丹阳的“王介佛研究”	129
十七 前辈的身影在水一方	152
十八 梦里寻你千百度	165

十九	一条大河波浪宽	173
二十	他们才是烈士的后代	190
二十一	另一双眼睛看他们	199
二十二	林海滔滔，心潮不息	208
二十三	深夜，打给妈妈的电话	213
二十四	我终于找到了您——外婆	221
二十五	外婆她是一个好人	229
二十六	永远的母亲和女儿	235
二十七	我也找到了他——王介佛	240
二十八	战友—恩师—慈母	248
二十九	代后记：余的故事……	256

一 来自陌生人的电话

二〇〇五年夏天，妈妈从中国广州打来一个国际长途电话。定居东瀛岛国多年的我，需要耐着性子倾听老人的絮絮叨叨——几天前，从一个陌生的地方，传来了陌生人不够标准的普通话：

“我们千方百计才找到了您啊，王侠老首长！”

打来电话的，先后有好几个人，他们似乎都很愿意充当报喜鸟的角色，自称是安徽省“潘集新四军研究会”的会员。早已安居在部队干休所多年的妈妈听得出来，军用电话线传出的声音，满怀兴奋：

“您母亲的老墓，被我们找到了！”

这个消息未免石破天惊，说实话，我难以置信。以前，似乎是听妈妈含含糊糊地提到过，我的外婆神秘地死于非命，尸体是被人从河水里捞上来的……时间概念嘛，只是笼统的“解放前”。距离这个阴暗、无情的事件，沉默无语的岁月超过了半个多世纪。

打来电话的陌生人还说，安徽淮南市潘集区的新四军研究会和当地政府为了教育下一代，正在筹备建设一座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需要外婆的事迹和照片。他们热情地邀请妈妈回到“故乡”去，亲自为外婆举行隆重的烈士墓迁葬仪式。

陌生人言之凿凿地向妈妈报告了更加令人费解的情况：经调查，这座老墓的的确确埋葬着胡之光烈士的遗骸。自一九四六年她被中统特务暗杀之后，是她的儿子一家三代，几十年来一直在守灵扫墓。妈妈的转述，令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惑……

“暗杀”一词，对于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未免有些难以想象。当年，外婆的死因、经过和真相到底是什么？死后，她到底葬身何处？谁是为她守灵扫墓半个多世纪的人？我的妈妈是独生女，而电话中那“儿子一家三代”，到底是谁？尽管我的外公确是安徽人氏，姓“王”，我的外婆名叫“周志机”，陌生人所提到的“胡之光烈士”，又是何许人也？

但传递消息的人所提及的，毕竟是我素未谋面却不能无视的家族前辈。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外婆在她过世后的漫长岁月中，几乎就是个空白。

关于外婆，妈妈作为唯一的后人，亦同样所言有限。那不过是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暑期傍晚纳凉的月色下，在冬天懒得出被窝儿的假日里，妈妈才会偶尔心平气和地提起记忆中的亲人：她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都不过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罢了。

随着成长，故人的影像只能是越来越缥缈。现实世界那么丰富而繁杂，一位素未谋面的所谓“外婆”，早就淡出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好奇心。

那些陌生的致电者并不知道，如此一颗“心灵炸弹”，无论所言是真是假，首先是彻底打破了一位古稀老人平静的生活——我在海外的家里握着话筒就能够听出，妈妈这名身经百战的新四军老战士，虽然是满腹狐疑，但身心已经完全无法保持常态了。

她彻夜辗转不能成眠。几天下来，血压、血糖、血脂外加转氨酶统统急剧升高，马上就被她的医生“抓”到医院去做检查，吊瓶子。老太太晚年的健康，无疑正在受到危害。她在电话的那头对我哭泣着，一次又一次……

外婆仅存的一张一寸黑白相片，甚至逃过了南下的战火和“文革”的浩劫，竟也不翼而飞。为了重新找到它，妈妈一个人在家里翻箱倒柜。广州暑热的三伏时节，她汗流浹背，口中还念念有词：“妈妈啊，如果被找到的那座老墓，真是埋着你的遗骸，那你的相片就赶快出来吧；如果不是，你就不要出来了……”

因为陌生人在电话中提到了“新四军研究会”，我从东京直接飞到北京，找到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中原分会的一位负责人，他与我的交谈很快就切入了重点：

“第一，你家至今也没有一张烈士证书，证明你外婆周志机同志是被‘一级组织追认的革命烈士’。一个地级城市所辖小区的新四军研究会，充其量就是个群众组织，怎么能够证明其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和严肃性？

“第二，新四军研究会这样的组织即便是群众性的，社团法人的资格也并非什么人都可以轻易获得。由此可见，给你母亲打来电话的那个新四军研究会，其存在本身，就不能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第三，怎么能够证明这事隔将近六十年后被找到的遗骨，真的就是你的外婆周志机呢？

“第四，烈士的名字本身就有出入……”

我们俩是越琢磨越疑虑重重，就连我的亲大哥直到很久以后也都在挠头——怎么可能呢？又是什么“中统暗杀”，又是什么“半个多世纪后突然找到了烈士遗骸”……简直就是在编电视剧本嘛！

可是，万一，假定只是万分之一，被一个“潘集新四军研究会”声称终于找到的那座老坟、那具遗骸，真的就是我妈妈失散将近六十年的骨肉亲人呢？

游移不定的日子，在北京一天天地过去。我就像一只迷航的小船，在网络的海洋中搜索着渺茫的地平线……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亲妈竟是那么不心疼闺女：她每天六点半一睁眼，就会在广州那边用电话铃声把我这个睡惯了懒觉的家伙吵醒。我简直快要被自家这位老首长给弄“残”了！

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直接扑到电话机旁的沙发里，就开始通过长途电路，倾听一个年近八旬的女儿，漫无边际地回忆已经生离死别大半个世纪的母亲。我衣衫不整、饥肠辘辘，听她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

电话打久了耳朵会出汗，热乎乎、湿巴巴的……短短十天里，妈

妈几乎被唤醒起了一生的记忆。我们母女之间的对话，简直就是过去几十年加起来的总和。杂乱无章但初次耳闻的遥远往事，饱含着一个女儿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怀念。

“王侠”这位妈妈，终于感动了“桃子”这个女儿。我稍稍动了点儿要去寻找外婆的心思……

现在回想，我第一次为了这桩家事从海外回到中国，完全是为了保护妈妈的健康和宁静，岂料从此便开始了人生计划之外的这一趟“寻找外婆”之旅。不知不觉，至今已度过漫漫十度寒暑……对于我，这亦是寻找心灵之根的万里长征。

二 梦中的黑衣女人，她是谁？

事实上，妈妈与外婆诀别时的年龄，还不满二十岁。外婆去世前的几年间，妈妈在部队中成长、战斗，独立生活。作为母亲，我外婆到底给予过女儿多少养育，多少人生的影响？作为女儿，我妈妈又能够保留多少对母亲真实的印象呢？

妈妈告诉过我：外婆的娘家祖籍是河南信阳府。外公名叫“王介佛”，是安徽省凤台县人。尽管这对夫妻事实上很早就已在人生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但女儿还是随父亲姓了“王”。每每提及自己是个“父母离异”的孩子，妈妈的眉宇间，也会流露出丝丝哀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中国，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分道扬镳意味着什么？它是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的所谓“反封建、反传统”“追求个性解放”“对世俗大逆不道的挑战”吗？想象中，我的外婆和外公，兴许也算是那个时代的“潮男潮女”了。

显然，妈妈更爱戴自己的母亲。对于父亲，不知为什么从来也不愿意详细提及。外公王介佛的出生地，就是现在频频发来“找到了烈士遗骸的埋葬地”“要为烈士举行迁坟仪式”，包括还要发起建造烈士墓在内各种纪念活动的那个淮南地区。

我理解妈妈的困惑和痛苦。她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独生子女，外婆不仅是她生命的血脉之源，也是亲自送她走上革命之路的人生导师。多少年来，每当妈妈淡淡道来自己的母亲，也很难掩饰内心的一往情深。

外婆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当年就读于河南开封第一女子师

范学校。毕业以后，只身闯荡过大上海，曾在一家进步书局当过文字校对，因此接触过不少当时的左翼作家和进步学者。

外婆是个性格既刚烈耿直而又开朗热情的人。她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乐善好施、扶弱济贫。众口交赞的品行和学识，使她闻名一方，成为深受爱戴的“周先生”。

外婆一生教书育人，生前担任过城乡小学、中学的班主任和校长，能够胜任语文、算术、地理、历史、音乐等多门课程的教学。

外婆收养过孤苦伶仃的女学生，也送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那女学生担任过湖北一个地委的领导干部，直到退休。

外婆冰雪聪明，从女红针线到养猪、腌皮蛋，从教书授学到做生意挣钱，几乎是无所不能……

在妈妈口中，外婆就是近乎完美的女性。可我觉得，她的回忆凌乱、破碎而苍白，如同一堆被扯断了线的珍珠，难以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轮廓。现在，冒出几个陌生人用“烈士”来尊称外婆，盛赞她是一位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女革命家”，英勇牺牲在中统特务的毒手下……可对于我们这些第三代来说，她更像是个海市蜃楼般的幻影。

说到“幻影”，我不得不提及自己做过的一个梦。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终生难忘的梦境。很多人不理解，兄弟姐妹中为什么偏偏就是我，对寻找外婆的下落特别上心？二十多年前，身在异国的我做了一场奇异的梦。它似乎也成为了我寻找外婆的潜在动机之一……平生曾有一次，外婆与我发生过意外地“相遇”——梦境中的零距离相遇。

时间是在我旅居东瀛四年后的一九九二年夏天，地点是在一个名叫上野原町的小镇上。那天，喜久江太太约我一起去算命问卦，求见当地一位八十高龄的预言者——伊藤婆婆。

因为长治久安的环境，当地乡镇的大多数人家，过着夜不闭户的生活。傍晚，喜久江太太引领着我，来到绿色田园中一幢传统风格的青瓦

屋前。拉开分量很轻的和式木格子门，迈进玄关，傍晚光线已显得昏暗。鞋柜上，一只羽毛斑斓的巧舌大鹦鹉，迎头就给了我一句硬生生的问候：“早上好！”

来自动物界的怪异语音，为“超自然力拥有者”的小屋平添了几分神秘感。等我的眼睛习惯了屋里的光线，看到大鹦鹉的主人穿着一身颜色保守的和服，正站在房间中的榻榻米上。她矮小得如同迪士尼童话中白雪公主的好朋友，模样又慈祥又可爱。

伊藤婆婆的丈夫曾是太平洋战争中的一名海军士官，与她新婚燕尔便奉召奔赴战场，从此“万里征程人未还”。留给妻子的唯一纪念，就是一个与父亲永远不能相见的遗腹子。

老式木结构低矮的房檐下，果然悬挂着一张佩剑海军军人被放大的黑白照片。一身白色戎装的人物是那么年轻、英俊，与站在照片下的伊藤婆婆一头纯银般的鬃发，形成了令人惊心的对比。

小镇上的人们传说，伊藤婆婆能够获得远近闻名的洞穿力和预见力，是因为年轻时的一场大病。至今，很多亲戚、乡邻都还记得，当那一纸阵亡通知书被送到伊藤家时，挺着肚子的少妇当场晕倒在地……

尽管是命悬一线地产下了孩子，对这个浑身重病的母亲，医生当时表示，医学手段已是无力回天了。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还需亲自哺育“战争遗孤”的“战争遗孀”，只能是四肢着地，在榻榻米上爬行。

有一天，这位食不果腹的单身母亲，把大饥馑时期宝贵的饭团，送给了走到门前化缘的游方和尚。不久，她不但奇迹般地康复了，还意外地发现，自己竟无师自通地读懂了那位和尚相赠的一本“天书”。

据说就从那时起，伊藤婆婆逐渐能够“看到”凡人通常看不见的东西，甚至通晓无法预知的未来。几十年来，人口相传，南到冲绳、北至札幌，求签问卦者络绎不绝。

因为伊藤婆婆是一位从不提“金钱”二字的清高的预言者，她的家里，永远堆满着当地出产的瓜果蔬菜和来自各地的土特产。它们多得永远也吃不完，但凡上门有求者，几乎没有人会空手而归。除去伊藤婆婆给予